



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下

東萊 呂祖謙 伯恭



老蘇文

春秋論

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貫珠大抵一節未盡又生一節別人意多則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六句應接得緊切自此振發公私二字是一篇本意

公私二字是主

此下應接得緊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一段振發以懲以勸道之

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此句按得緊以榮以辱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一句收上意以其權是非

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

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

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

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此說賞罰中又生意賞罰人者天子諸侯

事也立柱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

在上

在下

關鎖妙

自此開說

此收得緊處

結盡

下字工

辭窮

警策

難

起得好

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起得好道私也

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

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

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

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此累解上意再難起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

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此譬喻

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此一段更說都未破自此處看一似夫子理已窮

之某為惡吾罰之則人有不笑我亦以夫子之賞罰至此論難似

何以異此已窮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曰夫

子之作春秋也有力兩句說不當先反後校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

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有

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

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

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

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

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

友本意救轉

與後與字相應

說破到此方明說

證切此是先得之意

一篇根本在下面

大抵古本作

文自有先得之意上面甚有力筆不如承接如何稱得上而

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曰

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

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

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自罰天下

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

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

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

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

結好

語王抑揚

句法

自此說周意

自魯注周意

說自後周公事妙

說得意出

賞

聖人意雖未必然在此篇中形容最出文甚暢

與字自此說起則後

難起

此意亦生意

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  
 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齊桓  
 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  
 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  
 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志曰有  
 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  
 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  
 事矣顧其心以為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

兩段

此總鎖前段

亦是意外意筆力勁健有餘味

三

此引而

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  
 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於魯  
 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歎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弑其君則沐而請討  
 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  
 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  
 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  
 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

是天子無私意

說天子以與魯意

此段要有精神

此見精神亦是先傳書字是眼目

承接有力

國朝

三

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此引筆說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此亦有力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與去人則真平文妙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與而無真平文妙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結有力

管仲論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此二段且敘事說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桓此說切處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此文句句的當成之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各策處亦必有所由繳雅壯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警策顧用之者桓公也小引

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

桓公何人也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

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

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桓公

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

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

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

含蓄得好不說破

是也

下

十分警策處

相生

警策抑揚反覆在此數行

警策須看有無二字意思抑揚無窮

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

桓公之手足邪夫齊國不

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

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

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

賢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

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桓文

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若

語新

鎖好

承接服處

轉換警策

不困

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

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一

過得佳桓公之死也一亂塗地無惑

接新意起好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

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

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

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

將死則其書誕謾不

伯玉而退彌子瑕故

總得好男以自代大臣之用心

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自

繳得精神甚有力如破竹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

### 高祖論

此篇須看抑揚反覆

漢高祖挾抑中之揚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

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起伏制項羽不如張良



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八而上有力

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

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中下字切

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鎖

於此而後見也帝常語入實事

劉氏必勃也可令為

將誰安邪故臣之意故先幹此句就劉氏上幹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過接好

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無說不可意

諸侯王有如武庚祿

為家有主母而蒙奴悍句法

定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

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下字齊

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三字便見喻言死大有力引下意

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一篇意

喻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放開說

亞父啖項莊時微噲會之功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  
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下句好之者誠  
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敬言策惡之者誠  
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核  
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  
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  
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  
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

彼平勃者遺其息者也噲之死下字  
句乃先得之忘若無此數句則無力  
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一編  
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  
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相  
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  
王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

審勢

治天下者定所上所上一定至乎千萬年而不變使民之

立句大意起

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道哉三代聖人其  
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  
至於是蓋其子子孫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之依可以  
永久復之上忠商之上質周之上文視天下所宜上  
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  
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上周之  
為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誦  
欲先定制而後說不可用今者天下

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於此時然萬世帝王之計  
常先定所上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  
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  
民不苟簡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上者  
而臣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  
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  
已則屈聖人權之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  
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竭而不以為德故

主意

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强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  
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  
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反說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  
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  
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  
而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  
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  
以惠以至于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一人之身將

一篇皆在裁節

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為陰其性  
之為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  
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  
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  
陽則陰者固死於陰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  
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  
就譬言結一段  
以為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  
已有土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為弱秦

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大莫不臣服弱之勢未見于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會奔獸道各國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以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蕪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

統緒兩段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

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我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總小絲牽繩聯總合于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間三尺豎子也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轉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細目惠大甚而

威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大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鋪敘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匹夫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陵壓中國而邀金繒幣帛之耻不為怒也若此類者

大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秦之矣然臣以轉好為弱在於政而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強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又轉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而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此又非一日之

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主音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即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已完具且有

天下者患不爲焉有欲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知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姦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強政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

復強臣故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  
然則以當今之勢上意求所謂萬世為帝王而其大體卒  
不可革易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  
便於尚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不變而必曰  
威邪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為君也一日而無  
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  
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弃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  
德不任刑自說破任刑伯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

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伯也武王乘紂之暴  
出民於炮烙斬刈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為  
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  
桀之惡固無以異於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天  
下之民化之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衆悉怠弗  
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為亂於是誅勦其強梗怠惰  
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  
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任管仲管仲之書



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  
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為本而號亦為  
伯而謂湯非王而文非伯也得乎故用刑不必伯用  
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  
何為不可用刑何為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  
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 上富丞相書

此篇須看曲折抑揚開合反覆節奏好

往年夫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自此皆枝一節堪付屬以天下  
者使在宰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在第三方  
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為閣下惟不為宰相也故  
默默在此方今困而復起起而復為宰相而又適值  
乎此時也不為而何為且吾君之意待之如此其厚  
也不為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後有下令而異於他  
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望望然  
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非獲間也必其遠

一句重一句

貴望蓋處

自此皆枝一節

處

問架鋪敘好

問架鋪敘

此處難

解了又難

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天下之  
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其不變也皆曰賢  
人焉或者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未始見  
也然不能無憂如砥柱立中流益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憂其無成  
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皆立於朝  
則使吾皆知其為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且一人之  
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列之人一  
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人而不懼

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為能然猶欲  
其心焉若夫眾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  
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  
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續上面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  
之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  
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也召公猶  
未能信乎吾之心也周公定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  
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凡安其身者以安乎

周也召公之於周意好公管蔡之於周公二者亦皆有不  
平之心焉以為周之天下見理未到證病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  
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最要人看精神而和其不  
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  
和其心天下之人從仕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  
上將有所為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區區之小忿以  
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  
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

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

結得好

無芥蒂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

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

下句好深責當心

則闊遠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

繳結淨潔

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

出陸賈人見說之使交歡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

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而

致之誰也故賢人者致其不賢者也非夫不賢者之

能致賢者也。曩者今上即位之初，寇萊公為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歿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勿心。

首尾相應

含不盡意

上田樞密書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弃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

與字是眼目

與生奪

一篇綱目

過接好

先意

鋪敘間架

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弃天我之罪也褻天亦  
我之罪也不弃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  
名曰逆天然則弃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  
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為者以塞夫天之  
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  
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為人憂乎  
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塗而不倦不愠不怍不  
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

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  
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  
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  
孟軻之日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  
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  
貴升而為天沉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預  
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  
也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飢

寒困窮邪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

亦用反語繳

作文語

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  
之不肖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  
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  
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  
之子可以貧人應前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  
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  
以生人應前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

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  
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  
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之不勞方其  
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  
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  
而不得者一旦在已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  
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  
笑飢寒窮困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

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弃與世俗日  
踈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  
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  
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  
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  
才而不流者其為賈生乎惜也今之世愚未見其人  
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  
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

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弃且不敢棄  
首尾相應  
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  
敢以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  
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  
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  
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  
者執事事也執事結健責也於洵何有哉

東坡文

荀卿論

此世局前篇後畧取綱目在不敢放言上面平說來雖是平說如有規矩一句亦有句法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

一篇綱目

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

下得句語好

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

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

銷好

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

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

過接好不必力

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

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

應不最言

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

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

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

便是前不敢放言高論意此言夫子不為異論

欲說荀卿不好

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恠

使李斯引說來

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



其師之道開不帝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

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

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

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

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

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

不遜而自許大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

之為不善猶必有顧忘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

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

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警策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

奮獨字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此說夫子三代周公見得他罪大矣滅三代之諸侯破壞

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

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

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

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

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  
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  
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此篇前面說荀卿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與他言荀  
卿亦是箇賢者大抵作文體式要如此頭使孔子  
起後仍舊使孔子結又見文字不苟亦自相應

### 子思論

綱目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為文是以未嘗立論也  
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

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言可知而不可議此其不爭  
為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  
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  
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惟恐其汨  
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  
過接快  
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  
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  
揚朱墨翟田駢謹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

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所適從柰何其  
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  
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  
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  
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  
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  
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  
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

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  
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  
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  
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  
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  
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  
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  
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

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  
所不能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  
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  
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  
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  
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  
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  
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

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  
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  
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辨之者非異端之能  
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者有老聃  
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  
浮游之說紛紛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

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  
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  
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sub>開之於遠</sub>惡於天下自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sub>合之於近</sub>秦以  
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  
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  
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

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  
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  
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  
值也夫是<sub>入得好</sub>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  
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  
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  
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sub>其所以</sub>  
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

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  
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  
天下唯君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  
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  
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  
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  
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自

段中一柱又綱目

道理

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  
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 孫武論

先說用智之難智一用則三患皆至惟出於三患之  
外方可用即聖人之事可見而或者之言不足信

古之善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竒正之  
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  
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所以用智此  
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

處而多為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就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故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為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為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

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與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尚安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

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  
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  
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  
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  
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  
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于石不  
終日正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  
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

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  
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  
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  
說行則天下紛紛如鳥獸之相搏嬰兒之相擊强者  
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 晁錯論

此篇前面引入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  
之變此篇體製好大槩作文漸漸引入來

有篇起頭有一段起頭

起頭言語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此說景



時必反意興起頭對說此二段是削之不削二句之意  
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

而強為之則天下徂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

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

功此固非勉強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

後有以辭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

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

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

此兩段分說

至北方說

暗說錯

此句便見錯小了

起好是一段起頭一篇主意關鑰警策綱目在此

難無窮

立柱

世

事

須看省文法前既

說景帝時事了到此輕舉過去

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之

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起世之才亦必

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

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

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

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

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

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

前後有意來用此事

與前相應血脉

前數句骨子先得此意有此意方使禹來

不粘綴脫西略說七國

與前自然相應

筋骨

句壯

與後相應

國建天下

此數句起得如平波淺瀾中忽跳起一浪

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

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

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

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

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

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

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

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或

利害明白

此方言無益亦死

此以下文氣長

與錯措置

目關鍵

下語欲策東向好致錯畫策

至

此文字最有力

餘意

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

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

子不悅茲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

以自禍歟

### 王者不治夷狄論

說大意起頭有力

統體好前面開說長後正說甚短讀之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一句故也太凡屬題先說他好然後寫中間出意外說成乃筆力高入處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

把自全結意好

與前相應

力雖緩前相後相應做文字要如此

此美以下一段近乎緩堆前月日夜淬礪幾句首

此美以下一段近乎緩堆前月日夜淬礪幾句首

必至於大亂先王知其然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

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

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天

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過於春秋凡春秋之

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

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

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但為大夫者舉

比自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

錄其有力亦使得休

問保

立三

散若無處結便不成文字亦本原處

散說若不如如此散說都無

燕山等皆是放散錯綜處

此是段中有力處

此二段說得中國所以不與夷狄

處

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

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亦未能純為中

國也秦楚者亦非獨貪冒無耻肆行而不顧也蓋亦

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

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予者常嚮焉

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

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

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予者常在焉有善則累

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統鎖有

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韓前後意此句最得體好

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寄其韓下音心 說盡了他又生意

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

至詳者莫如春秋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意外篇好處在此說正意了自此已下句轉一句

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

而我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看三說我秋金無分解處人皆以為如是重深

明矣此學者之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絕不治處今乃出入意外而說我如此乃見其筆力高人處

此輕說過便見後不治繳結有力結前後意

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天以戎之不可

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

鄙固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彼自中國說

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見不治治之本意

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

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由是能得盡處 過好

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以中國而流關鎖上面無此則散漫

入於戎狄者也結有力

孔子墮三都志林

此篇須看他使事相形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鉅麋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

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而無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予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收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桓雖藏互孔子麋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

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  
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夫  
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  
孔子之所以聖也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  
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  
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  
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  
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嬰能知

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  
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子也孔子以羈旅之  
臣得政暮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  
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  
怒而威者矣夫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也  
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  
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  
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

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欲治列國之君  
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  
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  
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齊為魯弱久矣子之  
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  
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  
三桓之偏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夷伐國民  
不與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

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  
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強三桓不治而  
自服矣此孔子之志也

秦始皇扶蘇志林

不特文勢雄健議論亦至當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  
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  
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

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  
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  
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  
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  
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  
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  
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之而去左右皆  
不可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

內外相形 關細有力

此一番然斷而續盡而生上既說智下又說不在智是說言策

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  
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  
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  
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  
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  
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高恭  
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  
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

敬言策

指出好處說閹尹都不好

此最有利

輕過

欺他過了

說二君與肅代一類

國建天下

二百



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

再生難起

真偽相

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

形處

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

難得好

轉應後意盡方說起

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

嗚呼起得好

不慮此何哉蘇子曰烏乎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

句法

下得好

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

見得酷如此

法人臣狼顧脅意以得死為幸何暇以請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

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

繳好

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

繳好

有力

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

言有自來

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

應前

人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料

此句辭盡

又生新意反覆論極正當

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

理正

言而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

眼目

警策

辭理俱到

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

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就意辭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

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鞅立信於徒木立威

於奔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劇以及始皇秦人

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

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此轉就用法中生意說定不忌太子亦不

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

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

其子如扶蘇之仁則此句說破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

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

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此句說破與反而已李

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

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 范增志林

這一篇要看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平說來忽換

起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就一起處

漸次引入難一段之曲折若無陳涉之得民一段便接羽殺卿子一段去則文字直了無且義帝之立一

段一直接了惟有此二段然後見曲折處

漢用陳平計間踈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

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

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

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敘范增去時事

自此漸次難入

兩全端目羽

曲折

不倒

曲折下得好

應上不早意

句法失之直有些段然後見

抑

注意

委曲

揚

先難起

到此方微露正意

曰相彼雨雪先集為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

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

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

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

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

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

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

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

兩句眼目

說得骨髓出

眼目

好轉筆力

解陳平處

精髓

出脫陳平

主哉開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綱目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

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文字出沒

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綱目

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綱目增曰始勸

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此是證羽殺義帝疑

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此下總說

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已殺卿子冠軍此下總說

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此下總說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壯

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壯

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壯

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壯

大凡作漢唐君臣文字前面若說他好後面須說他些  
子不好處此論前說增不足道後却說他好乃是放他  
一線地

### 厲法禁

此篇段段警策

昔者聖人制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

精神

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

賞隨之是以上之為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

精神

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

而罰隨之是以下之為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

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

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

警策

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

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

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

商鞅人皆不取今反取竟得文字好處

天下然所以為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于

雖取商鞅但止取其術

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非舜

新關鍵

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

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弃

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夫州縣

之吏受賂而驚獄其罪至于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

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

下得好

揣摩大吏事情好

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為

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所害

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強禦

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有下字不為上下之所抑以遂

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于罰金蓋無幾矣夫過

精神眼目處

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

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

服也用法之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

而况木索笞箠哉句三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

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于可畏其故

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

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

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夫至重而待其

士庶人至輕也轉好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

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責乎大臣

者惟其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涖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曆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為郡縣者則隨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奈何其由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

以其爵減耶

轉好

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

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為者也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結有力禁自大臣始小臣不犯也

倡勇敢

戰以勇為主綱目以氣為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

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

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

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

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

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至于三軍之勇怯

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

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

相應

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



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  
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  
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  
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  
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警策三軍之衆可以  
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  
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得莫善乎私天  
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一是勇者難得也捐

其妻子奔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

作文妙題

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  
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  
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  
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  
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欲觀兵于四夷以逞  
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  
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

亡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強勉不得已之人馳驟於  
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而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  
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為倡不已難乎私者  
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為已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其  
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  
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為倡也天下之  
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  
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

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  
命而士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  
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  
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而同憂患之臣而將軍  
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  
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為奉法循  
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為之倡哉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  
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  
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下字以為口實然余嘗  
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之所以待客者獨不  
為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為天下第一士有  
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俊自庸眾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  
之負公者亦時有轉換益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起飛為好

士者之戒意公之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頽水  
之上予往見之則猶論士之賢者維恐其不聞於世

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公之客負公

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際

此數句關鎖上三段又警策

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  
喜佛老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  
佛者惠勤從公游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  
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汝陰予哭之於其室其

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無求於世而  
公又非有德關領上段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為利也哉  
予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  
事於功名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予自錢塘將  
赴高密勤出其詩若干篇求予文以傳於世予以為  
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為人之大畧則非斯文莫  
之傳也

六一居士集敘

此篇曲折最多破頭說大故下面應亦言大今人文  
字上面言大下面未必言大上面言遠下面未必言  
遠如以文章配天孔孟配禹果然大而非常

大說

立句

下兩句承得好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眾人疑焉孔子曰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  
洪水孔子作春秋孟子拒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  
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  
小說空言配之不以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  
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說可以配禹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

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况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輕重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貫前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

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用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

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喚起非天其所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

六一居士云

潮州韓文公廟碑

此是二句起頭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

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

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

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

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

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

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

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

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

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

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

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文起八

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上之怒而勇奪三軍

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

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  
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  
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  
宗之惑能馴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父罇李逢吉之  
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  
安之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  
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  
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

應後

此段續寧精神

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  
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  
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  
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  
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  
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  
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

餘意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  
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

王仲儀真替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

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

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持世

祿之人而巨室者豈持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

精神警策

立兩段起

結前一段

有力

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植愛養自拱把以  
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

收口

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眾  
呼之則來揮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予嘉祐中  
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  
移鎮平涼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  
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  
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明鼓角謹亮虜即日解去

得寬緩不迫契

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予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

穎濱文

三國論 此篇要看開闔抑揚法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鋒

句法好不粘

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

主意細

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

轉得佳

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

綱目

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

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

筆力到

粹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

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

說項籍不與

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

說真智真勇

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

本執勝

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

物言其東方力

之身橫塞其衝乘回而不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

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

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知慮久而

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

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

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

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

應不智不勇

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

抑

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

警策

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高祖而不知

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

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

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

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

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揚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推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錯綜所欲而不遂弃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切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揚而終

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前說不好後略取劉備

右三國論最要看反覆抑揚開闔法

君術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略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

臣聞之有好爲名高者臨財而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富之而不食其祿力爲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祿而受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強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

少柔之則忿鬪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爲少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強之也強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也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御天下之姦雄蓋臣聞之天下之姦雄其爲心也甚深其爲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知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爲

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妙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  
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  
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爲之者李林甫是也夫  
人既獲此權也則思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  
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  
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妙臣常合  
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  
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去古之人有爲之者亦李林甫

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惡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  
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爲奸何者疑有好善之名而  
不察其爲善之實天下解之善固有可謂之惡而天下  
之惡固有可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爲善也則或先  
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  
古之人有爲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爲此舉也將  
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  
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妙姦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

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  
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被禍是也  
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  
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  
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之明王在上天下之  
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  
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媿耻退縮而不敢進臣  
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蓋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

察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  
也

南豐文

唐論

此篇大意專說太宗精神處

又勢說起只歸在莫盛於太宗一句上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  
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  
漢漢之為漢更都包漢盡此是句法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之意非放  
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  
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  
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  
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  
為不足議也又遇接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  
莫盛於太宗太宗之為君也自前說文太宗誠已從諫仁心愛人可  
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

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眾賦役有定

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

於未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

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兵有兵之名而農之利

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

體相承其廉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

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

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

作有字有字變作無字是句法

句好

此幾句是問解說太宗



厚幾於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

此三段是問架說太宗得處

續處必先三說則提綱起好

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

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

自此以下放開說

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

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

此二段說得失看莫不二字

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

說入太宗

得失二字兼二段

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考得失如此由

再總說自占難得如太宗意

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

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大

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

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

篇警策眼目都在此

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

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

說民字下生士字

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

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

下話好

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

者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  
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回互結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  
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  
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  
以鑒矣

### 救災議

此一篇後面應得好說利害帶

河北地震水災隕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

憫下緩刑之令遣持德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

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

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結

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

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

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

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眾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

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眾可謂非常之變也應遭非常

造前說

關前說

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  
露作之好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  
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修其畝畝商不  
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  
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  
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徒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  
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  
當受粟三百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

一得好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贖  
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  
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  
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  
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  
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編則為施不均而  
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編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  
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公家長計也至於給受之

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  
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  
癘此皆必至之害也轉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  
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  
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  
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  
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  
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

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救蓋流亡者  
已衆矣如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  
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  
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  
生下意 結前生後  
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  
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  
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不重說盜賊各序有回互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  
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己負有司之禁

則必鳥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抔游徼之  
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  
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言國家胡能回互晏然而已乎况夫  
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  
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  
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  
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  
千下戶常產之資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

說利破有司說

獻策

前說害自此以下說利

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  
賄工得利其器用間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  
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  
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  
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  
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况貸之  
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  
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

說利害分明

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食足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

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離轉死之禍則戴  
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路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

適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  
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  
抱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  
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  
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  
殍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  
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

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  
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而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  
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  
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  
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  
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言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  
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足愛况外物乎且今  
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

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  
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  
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  
以茶薺香藥之類佐其虛佑不過損茶薺香藥之類  
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薺香藥之類與百姓  
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  
貫又捐茶薺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  
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

之有司能越拘孿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  
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 戰國策目錄序

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初讀若  
大羹元酒須當子細味之若他練字好過換處不覺  
其間又有深意存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  
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  
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



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  
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  
書戰國之謀士破向說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  
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  
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要說難矣二子乃獨  
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  
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警策所遭之變而  
為當時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最有力量策二帝三王之

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應上之意本末  
先後未嘗不同也說破有力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  
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文字相承好

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  
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  
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  
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  
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其害猶可掩  
轉佳警策  
說戰國策去破骨髓  
說出骨髓

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言掩不得卒至蘇秦商

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

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接佳

惟先王之道因時結有力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

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餘意

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

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

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關鎖好

其說之不可為然必使以成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

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結有力

為墨子之言者皆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雖易中有下鈞之力量至此一端甚有力勢

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

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

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 送趙宏序

句雖少意極多文勢曲折極有味峻潔有力

荆民與蠻合為寇潭故事說旁數州被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句清又不勝復改之守至上書乞益兵詔與撫兵三百殿直天水趙君希道實護以往希道雅與接問過予道潭之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食幾何賊眾寡強弱如何予不能知能知書轉加書之載若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絕山谷而進其勢非不眾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多矣或單車獨行然而以克者相踵焉顧其義信如何耳致吾

義信雖單車獨行寔可以為無事應前龔遂張綱祝良之類是也義信不足以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卒殲焉下得好適重寇耳况致平而揚旻襄行立之類是也則兵不能致平致平者在太守身也明矣前之守者果能此天子宰相烏用易之必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與書之云者異邪予憂潭民之重困也寇之益張也往時潭吏與旁近郡新力勝賊者暴骸者戮降者有之今之往者將特不

為是而已耶抑猶不免乎為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  
此三句意欲不用兵  
意其然邪潭守近侍臣使撫覘潭者郎吏御史博士  
相望為我論其賢者曰今之言古書往往曰迂然書  
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自用  
孰為得失耶愚言僮可以乎潭之患今雖細然大中  
咸通之間南方之百變常劇矣夫豈階於大哉結好為近臣  
郎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思也希道固喜事者因其  
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六年五月日曾鞏序

宛丘文

景帝論

景帝稱寶嬰沾沾自喜多易不足以任宰相持重乃  
相衛縮天自喜多易不足以持重繳是也而求持重者  
結必如縮則已甚矣古之知人者不觀其形而察其情  
得其妙而遺其似夫天下之善惡其似者固未必是  
而其真者或不可以形求也縮車戲之賤士也其推  
曾庸鈍偶似夫敦厚長者之形耳夫敦厚之士其用

立一古編綱目

之也必有蒙其利者矣豈謂其無是非可否如偶人者哉苟以是為長者而用之則世之可以持重者多矣夫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得偶馬而愛之可乎景帝之相縮也是愛偶馬之類也帝之惡周亞夫也曰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卒殺之夫天下之情其未見於利害之際者舉不可知而要之易劫以勢者易動以利不輕許人之私者不輕行其私亞夫之不納文帝於細柳與夫不肖侯王信可謂不易以

此周旋和緩處若便以亞夫不納文帝一段則文勢迫

委蛇曲折處

勢劫而無私意矣伏節死義與夫見利而心不動非輕勢而滅私者莫能可以相少主而共危難者意非亞夫不可而帝乃反之是徒以其剛勁不苟其形若難制而嫚上者故殺之而不疑嗚呼景帝者求之於形似而失之者也蓋其日者高祖求傅如意者而不可得得一周昌能強項而折而高祖遂以趙委之夫昌此救文字手段轉不好事作好使高祖周昌得兩全之不能脫如意於死其勢蓋有所迫而所以任昌者固相危弱之道也嗟夫周昌以此見取而亞夫乃用

首尾救護處

四五

是不免則景帝之與高祖其觀人也亦異矣

用大論

綱目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則用大為最難夫惟有所不

承上

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大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

譬切

而後法立矣履人之足履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

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足雖不能盡合乎吾履而

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不失鞣履之利夫

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小

大之差殊要以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履足以中

國人之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

者其知用大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者吾之法果足以

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巧智不足以用其

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患也使禹不知後

世之將野則禹為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亦無如之

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

所屈下字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

人有所不能故立法乎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  
明之所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  
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日一無法果何為而起歟無  
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  
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之法足以當  
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  
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  
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

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之  
者徒見其為法之略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  
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以預盡天下之委曲  
苟有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為裘一  
粒之不精無害其為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  
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餘忌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  
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以為履不畏  
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應之

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  
可以盡得雖費終身之力而為之何憚焉吾知決不  
可為也吾不若從其逸而不失為利者為之也嗚呼  
何至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  
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戶而天下無遺慮矣

東萊先生古文關鍵卷下終





